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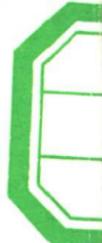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宇宙之理物的本性

薩凡力·殷佩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性本的理物之宇宙

著凡力薩
譯斯佩殷

書叢小學科然自

萬有文庫

第ニ集七百種

王雲五
總編纂著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原著者 J. W. N. Sullivan

譯述者 般佩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潘同晉)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性本的理物之宇宙

The Physical Nature of the Universe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宇宙之物理的本性

綱 要

本文開始述介紹於十九世紀科學中之基本的物理概念，並述其應用於敘述各種現象之成功。於是指出由創造光之機械說的無結果的嘗試，及原子分解而為電荷的實驗，發現以上的些概念尚不充分。次述同性質的發見，即放射性與X線，於是發生電的物質說。次說明物質之更進一步的解析使科學的概念仍需更基本的修正，於是將近世的量子論及新的原子構造論介紹於讀者。更說明，科學已拋棄其用尋常名詞解釋現象之理想。更注重新學說之抽象性質。次敘述空間與時間概念之一同解析，其終極遂成為普遍化的相對論。於是記述有限宇宙之理論及晚近將相對論的範圍，更加擴大之嘗試。

物理一科，在醉心科學者看來，常認為是一種理想的科學。凡能使一種探討成為「真正科學的」的一切標準，似乎都是由他來負責履行的。因此他完全依賴觀察和實驗；它所有的名詞之界說都是清楚而詳盡的；並且它用嚴格的算學推理之完全無缺的方法，而得到它的結論。其他一切科學，若和它比較，總有一方面是不完全的。例如天文學，雖然它也依賴觀察並且應用算學的推理，可是它對於實驗，一點也不知道。人們不能拿星來實驗，天文學家不能控制他的材料，像物理學家那樣方便。化學一科，雖然很穩固地植根於觀察和實驗中，但比較很少使用算學的推理，並且有些基本的概念，或許仍未能完全明瞭。生物學在這幾方面，是更不完全，至於心理學，人種學，經濟學等等之稱為「科學的」，與其說是表示一種成就，毋寧說是表示一種希望。

於是，科學的程序中之最好的表演，及其最後的目的，似乎應該向物理一科中去尋找。人們或許以為物理學的研究，是將科學方法完全呈現於它的純潔之中。但是當我們研究包庇在物理科學之下的各種現象之敍述，我們並看不出是一致地採用一種「解釋」的標準。各種不同的解釋適用在不同的時間。對物理學作一廣闊的檢查，便覺得這科學本身似乎還沒有定見。愛

因斯坦（Einstein）的學說與牛頓（Newton）的學說之不同，不但是愛氏對於所測量的現象之區域，繪着更正確的圖，並且所根據的繪圖之原理也完全不同。近世物理學說的原子，比之維多利亞時代的原子，不但是一種較複雜的實體，並且是根據完全不同的概念。物理學的開始是想用尋常的觀念來解釋現象，並且這景情繼續了好久。因此牛頓的相吸和相拒的『力』有它們的心理的根源在我們的筋肉努力之感覺中——拉與推。早期物理學家的所謂『電』是被認為一種『流』。維多利亞時代學者的『原子』等於沙的微粒。近世物理學已拋棄了這種尋常的標準。許多近世物理的理論是創立諸實體間之算學的關係，而這些實體只能根據論理學而定其界說，卻是不能想像得到的。因為這理由，所以近世的理論是不能『繪圖』的。

雖然物理學在很重要的方面，是大大地變化了，而它的性質仍是算學的。應用於物理學上的一些原始的實體，都能用算學來定其界說。誠然，不能作算學的界說的實體，便不會為物理學所採用。我們可以說，物理學是一件冒險的嘗試。它想根據算學來描述自然，或自然的某某部分，在這方面，物理科學總是終始一貫的。但是應用算學方法的一些原始的實體，卻由於近數年來的認

識而改變化了。這就是說，物理科學確已經過革命了。我們要了解這革命，必先了解所以能引起這革命的原因。

二

近世物理科學，大家都以為是從伽利略(Galileo)開始的。學者們能證明，在伽利略以前，也曾有些活動，不得不稱為科學的，但伽利略確是第一個將些基本的科學觀念分離得清清楚楚的人，也是第一個把這些觀念強迫地送到當時人的心中的人。伽利略對於科學的外觀之最大的貢獻是他對於「運動」觀念的解析。他要算第一個知道用算學方法來處理「運動」的人。即使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如下降物體的加速度，先前也沒有清楚地說明過。人們自然知道，一塊落下的石頭是愈落愈快，但他們似乎沒有想到測量這運動加增的定率。伽利略卻完全了解這個。他說：「我們必須知道，這種加速度是依照什麼比例而增加的；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從來的哲學家或算學家所沒有知道的，雖然有些哲學家們，特別是逍遙學派的哲學家，關於運動曾寫了

些巨大而完全的冊子。』

伽利略如何會懷着用算學處理運動的這種觀念實則，「自然」是一副巨大的算學機器，這觀念由何而起的？這觀念並不是中世紀的正統的亞里斯多德派的一部分，雖然它會發生於些例外的心上，例如培根 (Roger Bacon) 和芬奇 (Leonardo da Vinci)。這似乎可算是一種歷史上的事實：這觀念是些哲學的推想之一種結果。人們常具有這種心向，就是要想在算學中尋出一切事物之鑰。這種普遍態度的表現，有些的確是幼稚的，例如我們所看見的應用在聖經的語言書中的許多解釋。偉大的金字塔之無用，與『莎士比亞——培根』之爭論，都是這同一傾向之表現。竟有些很偉大的人物也會感受了算學的神祕意義。例如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告訴我們，上帝創造世界在六日之內，因為六是完全的數目（因為開始的三個數目相加之和是六，相乘之積也是六）並且，即使這六日的工程不會存在，六依舊是完全的。我們可以棄去這些觀念，因為它們只是些幻想，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普遍的態度曾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在科學之創造中。刻卜勒 (Kepler) 是真正偉大創造者之一，他以為「自然」主要說來，是算

學的。他不僅相信，現象可以用算學來描述，並且相信所有現存的一切現象的原因都是它們來履行某某算學的關係的。伽利略的思想沒有走到這一步，但是他常覺得（如他所告訴我們的）不必須實驗來證實他的算學的演繹。現在，我們自然知道，算學的演繹常常會受到實驗的阻礙。這並不是因為算學的推理是自身的不完全，只是因為我們所開始的前題不能恰準與事實相應。牛頓對於這個，完全認清，他曾說，用算學來描述自然，這種嘗試，也許能，也許不能成功。假使失敗了（他說），我們必得試用別種方法。依照歷史的事實，這方法已有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們不能假定，「自然」必定是一副算學的機器，雖然假使他不是如此，我們便不能了解他。

我們會說過，伽利略是第一個人使運動的觀念清楚而正確，足以用算學方法來處理的。在做這工作時，他又不得不使用從「時間」觀念出來的一個正確的算學概念。因為他抓住時間的算學性質（當作一個平均的流），引得他發明了更加準確的時鐘。

伽利略相信，宇宙之真正重要的性質，就是那些能用算學來定界說的性質。例如事物之間，有大小，形狀，重量，及運動之不同，而這四種性質都可以用算學描述。他相信，整箇的宇宙是由原

子構成的這些原子具有上述的幾種性質。運動的不同，是由力產生出來的，但是伽利略沒有告訴我們，力是什麼。他使這力的觀念帶著一點神祕性。他的結論是由力而動作的原子之聯合，產生整簡的物質宇宙。在這結論中，實則已經呈獻了將近二百年間支配物理學的問題了。我們可以粗粗地說，物理科學是來嘗試解決一個巨大問題——就是要證明，一切事物都可用微粒子的運動來解釋。在這些運動的名詞中，有些必得要解釋的是物質的不同的形態——固體，液體和氣體。又有些必得要解釋的現象如熱，光，聲，磁，電以及其他一大羣的現象，除了萬有引力以外。這是我們將來要看見的，這種努力，一部分是成功了，一部分確已捨棄了。

三

依照我們所已知的，科學的冒險事業，開始是假定真實宇宙所僅有的些性質是大小，形狀，重量，和運動——這些都能用算學來描述；就是說，他們都是量的性質。（Quantitative properties。）但是我們知道，世界上的形態並不顯然是量的。例如，我們所曉得的色，聲，味等。這些知覺告

訴我們真實宇宙中的些什麼呢？這問題是屬於哲學的，並且各種的哲學家作了各種不同的答案。但是科學的一般的假定是這些非量的性質（non-quantitative properties）並不是真實的客觀宇宙之一部分。這觀點是伽利略定好的，他是第一個將它弄明白的人。他說：

『但是首先我要提出來研究的是我們所呼爲「熱」的這東西，照一般所公認的觀念，當它是一種真正的性質，存在於我們所覺得它熱的那件事物之中，但是這種觀念距離「真理」很遠，如果我的些嚴格的懷疑是確正的話。我說，當我一想起一塊有形的物質時，我便覺得自己不得不聯想到，那物質是被限制或繪畫成如此這般一個圖形；想到它和其他物質比較是或大或小；想到它是在這地位或那地位，在這時間，或那時間；想到它是在運動或靜止；想到它是接觸或不接觸別個物體；想到它是單個的，少數的，或多數的；總之，決不能想像到一個物體可以和這些情形分開的；至於它是白的，或紅的，苦的或甜的，有聲的或無聲的，香的或臭的，我並不覺得我的心被強迫着承認它必須具有這等情形；所以假使感官不是隨身的衛士，則理性或想像的自身，或許永不會達到它們（指色、聲、香味等）。因此我想，這些味、香、色等，似乎是存在於對象一方

面，實則只不過是些名字，但它們僅存在於有感覺性的體中；所以假使那對象離開去了，這些性質一定通統是停止而且絕滅了。雖然如此，我們一經把名字給與它們，而這些名字與固有的真實的性質之名字迥然不同，我們便得引誘我們自己相信它們也是確實存在的，恰和固有的真實的性質一樣。我想舉例來說明，可以把我的意思解說得更加清楚些。我用一隻手，先撫摩一個大理石像，後撫摩一個活的人。關於從這隻手上所發生的影響，若就手的本身說，無論是在這個或那個對象上，結果都是一樣的——就是那固有的性質，運動和接觸——但是那活的人體所感受的，便因接觸着不同的部分而有不同的感覺，如果是腳底，膝蓋，或腋窩被摸着，則除了普通的觸覺以外，還有一種感覺，我們會給它定了一個特殊名字，稱爲「酥癢」。如今，這感覺完全是我们，決不屬於那隻接觸我們的手。於是我們以為，這一定是大大的錯誤，如有人說，那隻手，除了運動和接觸而外，還另有一種不同的能力——就是使人酥癢的能力；於是酥癢也是存在於手中的一種性質。一張紙，或一片羽毛，輕輕地擦在我們身體的任何部分，隨你的便，若論紙或羽毛的本身，在任何部分都是做同樣的工作——就是運動和接觸；但在我們方面呢，假使接觸在

兩眼之間，或在鼻上和鼻孔之下，便要激起一種幾乎不能忍受的酥癢，而在其他部分是不會感覺的。如今這酥癢全在我們方面，不在羽毛上，假使離開了這活的有感覺性的身體，它只不過是一個名字。我確相信，這些不同的屬於自然物體的性質，如味、香、色等，自有其恰相似而不更大的存在。至於外界的物體，能激起我們的味覺、嗅覺、聽覺的，如要求於大小、形狀、數目、慢或快的運動等之外，更具有其他的性質，我卻不能相信；我的判斷是：假使耳、舌、鼻都拿開去了，形狀、數目和運動將依然存在，但是香也沒有了，味也沒有了，聲也沒有了，它們，如果離開了活的動物，我決不相信，除了名字之外還有些什麼，正如酥癢只不過是一個名字，假使離開了腋下和鼻膜。』

因此，伽利略主張，真實宇宙的特性是量的，我們之知道性質的區別，只是我們的心反應某某量的區別。例如色是不列在科學的計劃中的。光是在「能媒」(ether)中的一種波動，因不同的波長，才有不同的色。科學所論到的便是這波的長度。因為這理由，色盲的人，或天生的瞎子能完全了解全部的光學。

這是要注意的，在上面摘錄的一段中，伽利略不是證明，而是假定，重量、運動等等的認識，與

色聲等等的認識是全不相同的。他假定第一類的認識，啓示給我們一個客觀的真實；第二類卻不是這樣。他以為，重量，運動等，「沒有活的動物」依然存在。這一種假說是許多哲學家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分別是很重要的，因為用它的方法所劃定的科學之界限是很清楚的。科學是被限在宇宙的量的形態中，但並沒有真實的理由來假定，凡科學所忽視的一切，比之科學所承認者要欠真實些。

四

雖然物質由不可分的微粒子組織而成的理論，在十九世紀以前，還沒有得着正確的形式，而多少有些模糊形態的原子論，自從伽利略以後，便已為許多科學者所主張。但是使這理論成為量的，於是再進而成為探討中的一個有價值的工具之第一人，卻是道爾頓（Dalton）。他將它應用到化學的現象上，得着顯著的成功，因此給化學以其向來所缺乏之量的根據。

直到最近，原子纔被認為微小的，堅硬的，或許是球形的一粒物質。『原子』（Atom）這

名詞，正確用來，只能應用到一種化學元素的最後分子上。一種化合物自然是兩種以上的元素所構成，它的微粒子，適用『分子』（Molecule）這名詞。世界上約莫有九十種化學元素，其他一切物質都是由它們之中的兩種以上所化合。例如，鈉是一種化學元素，氯也是的。但是氯化鈉（就是普通的食鹽）就是鈉和氯的結合。水是氫和氧的結合。水的一個基本的粒子——分子——含有兩個氫的原子和一個氧的原子。因為要了解這些，以及化學上的些類似的事實，我們只消當原子是一個微粒子，像很微細很微細的一粒沙，并不須知道更多些。也不須論到原子的構造。並且，我們將來會知道，這簡單的概念已足夠說明許多物理現象。至於認原子為一種極複雜的構造，不過是由於最近的探討。

物質的三種形態——固體，液體，氣體——根據原子論是很容易說明的。在固體中，我們可以當那些原子是在固定的地位。它們可以在固定的位置上而振動，但很少游行的自由。因為這理由，固體保持它一定的形狀。在液體中，原子比較有運動的自由；它們各個之間，能互相滑過。因此，液體能隨着它所裝進的器皿而變形。雖然如此，液體的原子也聯合得充分地密切，所以液體

無論被放到任何器皿中，仍能保持同樣的體積。但是，在氣體中，原子已成就了它們的最高度的自由。一種氣體含有大量的原子，或分子，以各種的速率，向各方飛動。對於氣體的大小或形狀，並沒有天然的限制。一種氣體單純地膨脹着，直到充滿了容它的那器皿為止。因此，從廣泛的大綱說，物質的三種形態之區別，很容易用原子論來說明。

使固體變成液體，使液體變成氣體的原動力便是熱。根據原子論，便可說，熱能增加物體的原子及分子的運動。這很容易更進一步而假定，熱實際是由這些運動而成。這理論現在成爲公認的理論，或許是伽利略主張，經牛頓，虎克(Hooke)波義耳(Boyle)等確定的。但當十八世紀時，這理論——即熱是運動的方式——的聲名墮落了，起而代之的是熱素說。依照這理論，熱是一種流動體，名叫『熱素』(Calorie)，它與物體聯合，便使物體的溫度增高。這理論常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爲很不滿人意，所以科學者常常在修補它，以應付各種的反對。例如，熱素說的原形是說明這樣的事實：物體受熱而膨脹是熱素的分子走進了那物體互相排擠着，因此使物體伸張出去。但是這種膨脹的規律，分明是不普遍的。例如，水在結冰時膨脹，這怎樣地解說呢？熱素說